



人鱼与她
梦幻童话

26 左右开弓

蓝说一声,做四个人的饭菜就行了。”

江易盛说:“我本来还想让我妈每天过来给你做一顿饭,吴表哥会做饭就不用我操心了。小螺,你陪大头坐,我去给吴表哥帮忙。”说完,他冲我眨了眨眼睛,一副“你看我多知情识趣”的样子。

江易盛一走,客厅里安静下来,我和周不闻并非坐在沙发上,气氛有点儿尴尬。我说:“你什么时候离开?”

周不闻说:“本来打算明天,不过你受伤了,要不我等你伤好了再走?”

我说:“非常感谢,但我只是伤了一只手,又不需要人贴身照顾,你还是按计划回去工作吧!”

周不闻说:“那我过阵儿来看你。”
“好!工作第一,欢迎你随时来看我和江易盛。”

周不闻说:“丢了那么多钱,你开客栈的计划受影响了吗?”

“没有,一切照旧。你别担心了,如果真有难处,我会开口的。”

周不闻的沉郁表情终于松快了几分:“你记得这句话就行。”

我笑了笑,打开了电视。有了电视的声音,即使我俩不说话,气氛也不会显得怪异了。我俩一边看电视,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。

半个小时后,江易盛的声音传来:“吃饭了!”

江易盛没有征询我的意见就把桌椅摆放在了庭院里。周不闻洗完手后,

也去帮忙端菜。

我坐在藤椅上,悠闲地等着上菜。

四菜一汤,凉拌海带丝、清炒小白菜、干烧小黄鱼、红烧排骨、紫菜蛋花汤。

虽然看着色泽比较好,可每道菜都是家常菜,周不闻没有多想,随意吃了一口小黄鱼,他的表情立即变了,忍不住惊叹:“我第一次吃到这么鲜美、嫩滑的小黄鱼!”

他又吃了一块排骨,赞叹:“甜糯甘香,我简直舍不得咽下。”

我美滋滋地问:“怎么样?不比去大酒店里吃差吧?”

周不闻对吴居蓝说:“吴表哥,说实话,绝不是恭维,我吃过不少名厨做的菜,你做的菜绝不比他们差。”

江易盛估计在厨房里偷吃过了,没有周不闻的意外和惊喜,只是埋头一边吃,一边说:“小螺,我申请以后长期来蹭饭。”

听到他们夸奖吴居蓝,我与有荣焉,笑着说:“喜欢吃就多吃点儿。”

周不闻笑着说:“你别光看着我们吃,你也吃啊!”

我用左手夹菜,一根小白菜夹了半天,好不容易夹起来了,结果刚送到嘴边就掉到了衣服上。我忙放下筷子,把菜捡起来放到桌角,尴尬地说:“难怪外国人觉得我们的筷子难用呢!”

周不闻站起来想帮忙,吴居蓝已经拿了纸巾,先帮我把手擦干净,然后递

来一张干净的纸巾,让我擦衣服。

吴居蓝给我拿了一个空碗和一个勺子,挑出那些形状规整的排骨放在碗里,对我说:“用勺子舀着吃。”

我舀了一块排骨放进嘴里,发现虽然有点儿像小孩子吃饭,但自己吃没有问题了。我笑着说:“大家都接着吃吧,别盯着我,要不然我会很紧张的。”

周不闻和江易盛忙移开目光,继续吃饭。

吴居蓝恰好坐在我的左手边,他自己用左手拿着筷子吃饭,右手拿着公筷,一会儿夹一些海带丝放在我的勺子里,一会儿夹一些小白菜放在我的勺子里,没有刺的鱼肚部分也被他夹下来放在我的勺子里。

左右手同用,吴居蓝却一点儿也不显慌乱,他吃得很从容,甚至可以说十分优雅,被他照顾着的我也是不慌不忙、轻松自如。

周不闻和江易盛都顾不上礼貌了,直接瞪着他看。我也傻了,一边呆呆地看着他,一边机械地把菜一勺勺放进嘴里。只有吴居蓝好像一点儿也没觉得自己有多么神奇,平静地吃着饭。

江易盛忍不住问:“吴表哥,你左右手都可以用筷子啊?”

吴居蓝眼睛都没抬,很平淡地说:“我的左手和右手完全一样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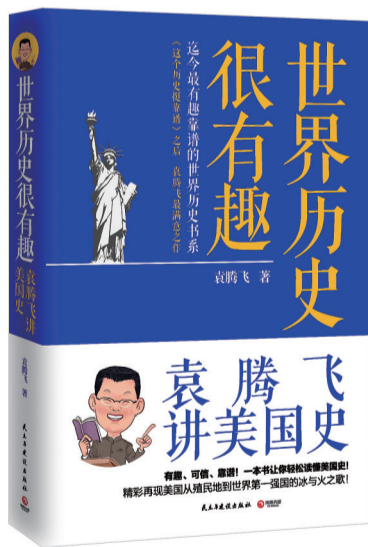
(摘自《那片星空 那片海》桐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)

周不闻苦笑着说:“行行行!我不客气了!”

他立即给周不言打电话,说了几句后挂了电话:“不言正在吃饭,她说不过来吃饭了,不过谢谢你们,她晚一点儿过来看你。”

我总感觉周不言有一种说不出的古怪,即便她是大头的亲人,我也没有办法对她心生亲近,她来或不来,我都不在乎。

我转头对江易盛说:“你去跟吴居



嬉笑怒骂
讲述美国

25 变态原来这么牛

莉迪亚对这件事儿守口如瓶,直到英军离开费城,这个重大秘密才被公之于众,莉迪亚成了美国民族英雄。

华盛顿逃过一劫后,攻打日耳曼城未果,死伤700人,400人被俘,剩余的士兵像被霜打过的茄子,士气非常低落。他只好带着部队到宾夕法尼亚的福吉谷进行休整。

这个严酷的冬天,在美国独立战争史上留下了惨淡的记忆。

美军在福吉谷搭起了900顶帐篷,每顶帐篷里要住12个人;士兵们缺衣少食,20%的人没有鞋穿,没有干净的水喝,2000多人得了痢疾;肉吃光了,只剩下25桶面粉,大家只能熬面糊,勉强果腹。

士兵们满腹牢骚,很多人开了小差,而在20英里之外的费城,2万名装备优良的英军住得暖、吃得饱,日子过得很滋润。

在福吉谷过冬的美军里,有60%的人是罪犯、被释放的奴隶以及从欧洲来的新移民,华盛顿依靠自己的领导才能把这群乌合之众聚集在一起。

当时的美军实际上已经不堪一击,本来已是英军的囊中之物,但豪将军居然没有对他们发动攻击。

很多人怀疑豪将军的脑袋被门夹了,这个时候居然放过了他们。

关于豪将军没有发动攻击的原因,有各种说法和猜测,其实显而易见的是,豪将军虽然是战术大师,但他缺乏

战略判断能力。

1778年2月,原普鲁士军官冯·施托伊本男爵来到福吉谷,加入美国大陆军。

施托伊本曾经在腓特烈大帝的总参谋部效力,但他有点儿变态,做出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儿——猥亵男童,结果被军队开除。

被开除后,他只好另谋出路,想去别国军队谋个一官半职,但是由于他的“光荣事迹”早被传得尽人皆知,走到哪儿名声臭到哪儿,所有人都对他摇头,让他打哪儿来回哪儿去。

施托伊本肠子都悔青了,觉得当初真不该要流氓。

天无绝人之路,就在他沦落巴黎走投无路的时候,他居然走了狗屎运,碰到了美国驻法公使富兰克林。

见到富兰克林,施托伊本就像见到了救世主,谁都知道富兰克林德高望重,只要他帮自己说一句话,谁都会给面子,自己绝对能谋到一份差事,于是,他立即向富兰克林伸出求助之手。

富兰克林向来思想开明,知道施托伊本虽然有不良嗜好,但确实有才能,于是决定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,写了封推荐信到美国大陆军任职的信。

施托伊本大喜过望,拿着富兰克林的推荐信仰天大笑出门去,直奔美国。

到了美国,富兰克林的推荐信果然管用,施托伊本光荣上任。

在福吉谷,施托伊本花了6个月时

间对大陆军进行军事训练,提高他们的战术技能。

其实他的方法很简单:挑选100名最优秀的士兵来训练,然后让他们每人再训练100人,这些负责训练的人就成了连长。

为了改善卫生状况,施托伊本下令把厕所移出军营,在营房的另一侧建厨房。

他教会了美军在战斗中使用刺刀,让他们学会了对敌人进行技术攻击。

更了不起的是,施托伊本还写了一本训练手册,规定了训练军队的方法,其中有些方法被美军沿用至今。

施托伊本给福吉谷的这支美军带去了秩序、纪律和卫生,把他们变成了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军队。他的这种做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春秋时期的孙武帮吴国练兵,他把一帮妃嫔训练得规规矩矩,谁敢嬉笑一声就被拉下去砍了,管你是不是吴王的宠妃,该杀就杀,吴王求情都不行。

在重新整编大陆军的过程中,施托伊本注意到殖民地人与欧洲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。

他在回忆录里说,当一名普鲁士、奥地利或法国军官发布命令的时候,士兵们会不假思索地照做,但在这儿不行,如果你对一名美军士兵发布命令,你必须向他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干。

(摘自《世界历史很有趣:袁腾飞讲美国史》袁腾飞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)

莉迪亚说:都睡了啊!他们8点就睡了。

她确实没撒谎,只不过她睡了之后又起来了。

英军副官长自言自语:太奇怪了,我知道你睡了,因为我敲了三次门你才听见,但是我们肯定被别人出卖了,我实在想不出到底是谁把我们打算偷袭美军的计划透露给了华盛顿,简直是拿我们当傻子了。